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5nB175

大溈五峰學禪師語錄

明 如學說　清 智海重刻

周堪賡序　有行實

明 陶汝鼐塔銘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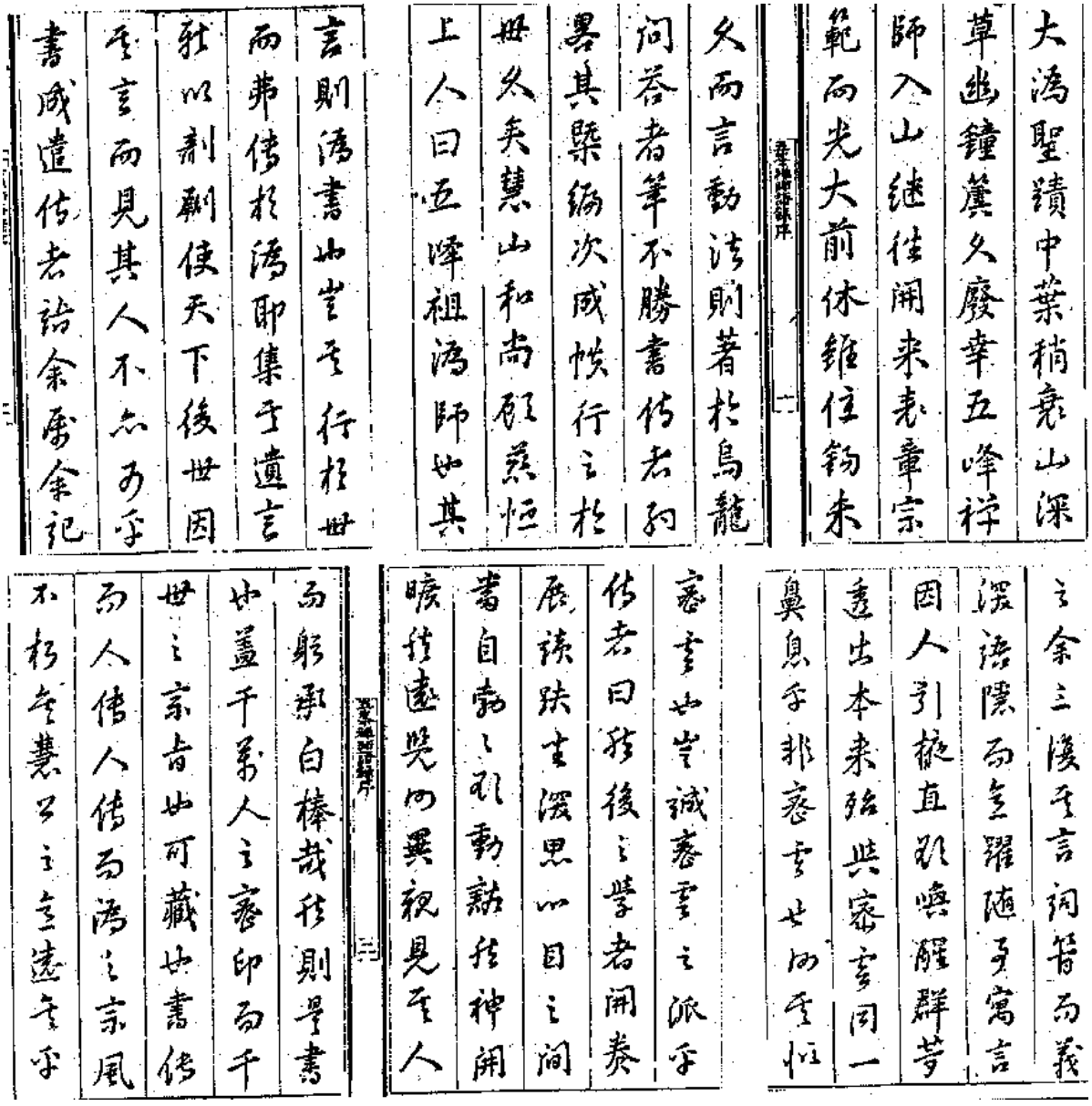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五峰禪師語錄敘
  - 語錄
  - 行實
  - 塔銘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五峰禪師語錄敘



大潙聖蹟中葉稍衰山深
草幽鐘簴久廢幸五峰禪
師入山繼往開來表章宗
範而光大前休雖住鉤未
久而言動法則著於烏龍
問答者筆不勝書傳者約
畧其槩編次成帙行之於
世久矣慧山和尚顧慕恒
上人曰五峰祖潙師也其
言則潙書也豈至行於世
而弗傳於潙耶集至遺言
雖以剞劂使天下後世因
至言而見其人不亦可乎
書成遣傳者詣余屬余記
之余三復至言詞旨而義
深語隱而意躍隨事寓言
因人引掖直欲喚醒群夢
透出本來殆與密雲同一
鼻息乎非密雲也何至恒
密雲也豈誠密雲之派乎
傳者曰我後之學者開奏
展讀跌坐深思以目之間
書自勃勃乎動點於神開
曠於遠與何異親見至人
而躬承白棒哉我則是書
也蓋千萬人之密印而千
世之宗旨也可藏也書傳
而人傳人傳而潙之宗風
不朽至慧公之意遠至乎

昔

順治壬辰歲初秋日

湘山笠叟周堪賡漫書





大溈密印寺住持孫智海重刻

僧問：「如何是關中境？」師云：「案上凝塵三尺厚，庭中芳艸幾生花。」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相逢不遇真師子，閒我憨憨枕石頭？」「如何是人中意？」師便打。

徐喬谷居士問：「俱胝豎指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火宅蓮池。」少頃又問：「臨濟既於大愚言下發明大事，為甚麼大愚又道：『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』」師云：「冤有頭，債有主。」士云：「因甚卻在大愚處發明？」師云：「瓜熟蒂落。」

僧明我問：「三祖云：『至道無難，惟嫌揀擇。』意旨如何？」語未絕，師劈脊便打。我擬議，師云：「要會便會，用擬作麼？」遂以杖當喉直觸，我忍痛失聲，師云：「是什麼？」我當下釋然，遽歎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」師云：「汝見箇甚麼？」我便高聲說偈云：「攔喉直觸，欲語無口，三月湖南，紅桃綠柳。」師肯之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烏龍潭中一滴水？」師云：「虛涵萬象。」僧擬議，師以杖趁曰：「不宿死屍。」僧無語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汾陽三種師子？」師云：「汝是野干。」僧無語。

一僧背手舉首至關內，熟視師云：「某甲未出戶庭，曾有一問與師。」師隨聲摑住云：「速道。」僧擬語，師托開云：「看飯奴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師云：「泥豬癩狗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世出世間第一件事？」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己事不明，乞師開示。」師云：「乞我開示便不是己事。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今日是幾時？」僧云：「初二。」師云：「又道不會。」僧罔措，師打出。

僧問：「未開口前為甚麼便棒便喝？」師云：「兔子無角。」進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師便打，進云：「學人已開口，為甚麼亦打？」師又打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你是頭驢。」進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師拈起筆云：「者是湖州來底。」

僧問：「釋迦出世，端為何事？」師云：「貧兒思舊債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何不再申一問？」僧拂坐具便出，師云：「者癡漢又恁麼去。」

僧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師云：「西江米到上新河。」僧禮拜起云：「會師意也。」師云：「我者裏意尚無，汝作麼生會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推倒。

居士問：「大師在關中作甚麼？」師云：「竹床高臥待雲來。」士云：「豈不閒殺人也。」師云：「五枚白鼠五更鳴。」
師問僧：「那裏來？」僧云：「報恩。」師云：「寶塔幾高？」僧云：「不記得。」師云：「汝不從報恩來。」
僧問：「臨濟無位真人話作麼生？」聲未絕，師便擒住云：「速道！速道！」僧擬議，師與一掌，云：「會取去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黃檗為臨濟處？」師劈面便掌，進云：「今日始知吾師毒手。」師云：「汝見甚麼道理便與麼道。」進云：「秋到梧葉落。」師搦住，云：「秋到梧葉落，與黃檗為臨濟處有甚交涉？」僧打師一拳，師云：「你看者漢亂做。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師方開關門，見僧來便喝，僧亦喝，師便打，僧又喝，師云：「亂喝。」僧擬議，師復打，僧無語，師云：「落魂鬼子。」
居士問：「一息不來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？」師云：「前是松柴，後是栗炭。」
僧參，師敲門一下，僧將開口，師閉卻關門。
劉錫玄居士參，以即中堂問荅呈師，纔禮拜起，師云：「問甚麼荅甚麼。」士方思惟，師云：「莫向鬼窟裏作活計。」士無語。茶次，師復拈云：「中作麼生即？」士擬開口，師搖手，云：「不即，不即。」士點首，云：「大師甚是直截，但弟子業緣深厚，不能當下理會。」師云：「且坐喫茶。」士臨別問：「洞山道一大藏教秖是箇之字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金色蝦蟆鳴古井。」
僧問：「仰山撲破鏡子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雪獅對上立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七月東瓜艸上橫。」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師問知客：「那裏來？」客出袖中扇，云：「買扇來。」師接扇，云：「者柄多少錢，那柄多少錢？」客擬開口，師以扇劈口打云：「自己底也不識。」問侍者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者奪師扇，自扇云：「今日更加天熱。」師微笑。
庫司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庫房裏底。」司禮拜出，少間復至，問：「庫房中那一樣？」師以手急索，云：「有幾樣麼？」司云：「俱有。」師復以手抹兩眉，云：「還有者箇麼？」司罔措，師拽杖趁云：「可憐生。」
一日問侍者云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者云：「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」師云：「那裏學者虛頭來？」者云：「和尚莫壓良為賤。」便出。
侍者病目，一日奉茶次，師云：「汝見空中鳥飛麼？」者抬頭，師以茶驀面潑，者禮拜云：「謝和尚慈悲。」師云：「未夢見在。」者無語。

玄侍者一日辭行，師舉起琥珀念珠，云：「道得即與汝去，道不得且住此過冬。」者便打師一坐具，師云：「果然不知落處。」者云：「木人從不戀花枝。」師云：「猶成滯澀。」者云：「掌握吹毛劍，隨處斬癡頑。」師云：「或有人駕汝頭上行時如何？」者云：「某甲不是把鋤人。」師云：「炤顧鼻頭。」者云：「和尚缺了幾許。」師遂以念珠挂侍者頸，云：「住得許久日子，一些交涉也無。」者云：「賴是和尚看破。」師打，云：「識甚好惡？」者便禮拜出。師復召云：「長老。」者徑行不顧，師復顧寶月侍者，云：「你道此子向後落在誰家絆馬索裏？」月擬酬對，師以竹篦打，云：「且去送客來，與汝商量。」

僧問：「經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，和尚即今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，僧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安身處。」師又打，僧作女人揖，師云：「猶是亂做，未夢見棒頭意在。」僧以袖拂師面，師云：「不謂闍黎無出路，只是闍黎太有禪。」僧無語。

淑之參，師作搏物勢，之便禮拜，師復翹兩手，之打一圜相，師於中點一點，之擬議，師云：「念子遠來，且放汝三十棒。」

師問淑之：「臨濟三頓棒意旨如何？」之云：「龜毛拂子兩頭搖。」師云：「因甚手長衫袖短？」之應對稍遲，師厲聲云：「耳目之學終立門外，若徹自心名為到家，故行腳衲子須是真參實悟，始不被境緣擾動，六道輪迴閻羅老子，豈懼伶牙俐齒舌覆三千哉？」之拱然拜退。

師問僧：「你還見露柱麼？」僧便喝，師曰：「被汝一喝卻分疏不下。」僧又喝，師云：「昨日有僧也與麼喝，三十棒一棒也不饒。」僧復喝，師便打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昔汾陽昭道：『鵝王飛鳥去，馬頭嶺上住，天高蓋不得，大家總上路。』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和尚萬福。」師冷笑不荅。

僧以三峰語錄呈師，師閱其發明臨濟宗旨話，蹙然曰：「漢兄用如許精神作麼？關主者裏即不然。」侍者曰：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設有人問我高姓尊名，我便向道姓甚名誰；不問，我一字也無。昔時尊宿代佛利生，如洪鐘巨鼓不考不聲，縱垂一言半句亦因病設藥，所謂病退藥除，豈返執藥以成病耶？傳佛心印而以實法累人，不但瞎卻人眼，亦乃水也難消。」時，方士雄居士在座起作禮，曰：「大師此言誠為萬世龜鑑。」師休去。

僧問：「桶底脫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通天徹地。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掠虛漢。」

劉錫玄居士問：「大師在金粟得何法？」師云：「龜毛繩繫雙兔角。」士云：「可借觀得麼？」師震聲一喝，士云：「真宗匠也。」師云：「今日被居士勘破。」士呵呵大笑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拈花實旨？」師云：「棺材裏髑髏。」進云：「再乞指示。」師便打。
僧問：「文殊起佛見法見。」聲未絕，師云：「闍黎當受山僧頂禮。」僧擬開口，師以手掩卻。
總持道人問：「如何是徑截法門？」師云：「訶佛罵祖去。」持良久云：「向後如何得妥貼？」師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衲僧眼？」師云：「瞞上座一點不得。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元來不是屋裏人。」
亦幻問：「如何是曹谿水？」師云：「不住獰龍。」幻擬禮拜，師便打，幻不肯，師又打，云：「一任舉似諸方。」
僧問：「學人青黃未辨，望師慈悲。」師震威一喝，僧思惟，師便打。
如無揀居士問：「如何是出陰界底人？」師云：「待居士出後向你道。」士云：「和尚秖解恁麼把定？」師云：「山僧心肝五臟已盡傾出了也。」士便禮拜，師云：「汝還肯麼？」士喝，師打云：「好喝。」士無語，師喚侍者云：「斟茶與居士喫。」
方士雄居士過訪，茶次，士欲坐，師云：「近坐些好說話。」士云：「怕大師動手動腳。」師云：「居士有甚過麼？」士擬議，師云：「不得放過。」便打，士云：「我道習氣不忘。」師云：「黃梅落在手邊，那得不拾。」茶畢，士問：「如何是格外玄機？」師云：「籧篨裏蟲鳴。」士又問：「翠竹黃花因甚便是般若真如？」師指淨瓶云：「秖者淨瓶，三世諸佛也摸索不著。」士云：「大師還摸索得著麼？」師云：「居士莫下毒口。」士罔措，師遂擲下拂子，士便禮拜，師云：「辜負不少。」
侍者問：「如何是度生樞要？」師便打，者云：「者一棒是殺是活、是權是實？」師又打，進云：「秖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汝又許多撈攘作麼？」進云：「截斷古人舌頭處，更有一人不肯，又且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珊瑚枝上縣明月，稼穡無方不樂歌。」者轉身禮拜退。
一夜，侍者於關前侍立更深，師拈拂子云：「者箇還會說話麼？」者云：「說則說，秖是和尚不解聽。」師云：「杜撰禪和。」至來日復問云：「昨日公案作麼生？」者云：「明日是清明。」師云：「不是者箇道理。」者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師以手外指，云：「庭對笑汝。」者擬開口，師云：「蒼天蒼天！」者便禮拜。
僧問：「如何是戒？」師豎起拂子。「如何是定？」師放下拂子。「如何是慧？」師以拂子左右拂之。僧云：「此外更有方便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喚汝做飯袋子。」

僧問：「臨濟四料揀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汝不是我同條。」進云：「囚。」師便打。
僧問：「佛性、精魂是一是二？」師云：「木人夜半操琵琶。」師問淑之：「薰風自南來話，作麼生會？」之舉起茶鐘，師搖首云：「不是者箇道理。」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終不向汝道破。」之無語，師顧侍者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者云：「毛骨聳然。」師云：「亦未在。」者便禮拜，師打云：「者賊。」者云：「賊賊。」師復顧之，云：「你看者漢來得幾箇月便與麼亂統。」者拂袖而出，之云：「龍生龍，鳳生鳳。」師連棒打出。
八月十五夜，師出關率眾至烏龍潭，以拄杖探水云：「因甚龍不見？」侍者向前禮拜，師便打，者便喝，師以兩手掩耳，者打觔斗而立，師哂之。
僧問：「如何是華嚴六相義？」師掐手中扇骨云：「一二三四五六。」復開扇自扇云：「一一為汝說了也。」進云：「六相義外更有頂[寧*頁]上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六相義外底事？」師云：「檐外竹千竿，西風舞蕭瑟。」
僧跪問：「如何是十二時中底事？」師云：「好箇問端，只是上座不會。」進云：「某甲年老，更求方便。」時廚中鳴楗，師云：「著衣持缽去。」僧便起立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喫飯去。」
師一日午齋畢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溈仰宗？」師云：「為我過楊枝來。」僧過楊枝，師復指碗中水，僧取水稍遲，師云：「鈍置殺人。」
僧問：「耽源授仰山九十七種圜相，那一種為至要？」師以手作塗抹勢，僧禮拜起，師遂於地上畫  相，顧視其僧，僧亦畫一〇相。師以兩手捧起，復作拋後勢，僧罔措，師便喝，僧拂袖，師直打出。回顧傍僧，於地上畫一〇相，僧便坐於〇相中，師又以拄杖畫一大〇相圍之，僧起傍立，師微笑。
師有疾，體心問：「昔日院主問馬大師安云：『和尚尊候如何？』大師云：『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』未審西堂師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青螺髻上炎炎熱，八字眉間凜凜寒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昔年馬祖、今日西堂。」師云：「逢人切莫錯商量。」進云：「夜來鼷鼠床頭唧，八臂那吒撲帝鐘，又且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兩行鼻息，點刻分明。」心擬議，師便打。
體心問：「通玄峰頂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清風明月。」進云：「忽遇轟雷四起黑霧迷空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山搖地震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萬派泉聲元是海，千峰松色總同春。」師云：「長安大道家家有，幾箇男兒不問津。」進云：「和尚闍黎。」師遂以拄杖橫

按，進云：「今日吾師新格調，的是通玄金粟來。」師云：「長老禮拜有分。」進云：「收放分明令不虛。」便禮拜，師打云：「著。」心喝一喝，師亦喝。
僧問：「如何是臨濟下事？」師云：「殺佛殺祖。」僧擬議，師劈脊便打，進云：「電光中垂手則且置，不動干戈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各安生理。」進云：「此猶是電光中垂手，作麼生是不動干戈底事？」師云：「瞎漢去。」僧便去，師召云：「某甲。」僧回首，師展兩手云：「討甚熱碗。」僧有省。
僧問：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因甚不現前？」師云：「現前。」進云：「某甲卻不得其受用。」師云：「受用。」
僧問：「不知有底人為甚不求知？」師云：「猩猩雪上行。」
僧問：「雲門道盡乾坤大地不見有纖毫過患，始是半提，須知更有全提事在。」遂提起念珠云：「且道者是全提是半提？」師與劈頭一棒云：「試道看。」僧便喝，師又打，僧又喝，師云：「好喝，更喝看。」僧拂袖便出。
居士問：「弟子初向三寶，不知佛法大意，乞師示箇入處。」師舉起拂子，云：「還見麼？」士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從者裏入。」
師問一秀才：「如何是不可須臾離底道？」才云：「正是弟子疑處。」師云：「疑即便離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正中偏？」師云：「月出五更前。」「如何是偏中正？」師云：「白髮鏡邊絲。」「如何是正中來？」師云：「雪裏涌樓臺。」「如何是偏中至？」師云：「七事隨身慣戰作家。」「如何是兼中到？」師云：「木人夜半度松關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謝師荅話。」師便打。
僧問：「如何是函蓋乾坤句？」師云：「遍界黑漫漫。」「如何是截斷眾流句？」師云：「無汝開口處。」「如何是隨波逐浪句？」師云：「闍黎從甚處來？」進云：「弁山。」師打，云：「分明舉似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教外別傳？」師云：「我甚牙疼，明早荅汝。」僧禮拜，師與一蹋，僧無語。
僧養拙參次，師云：「那裏去？」云：「此處止。」師云：「你住不得。」云：「無我住即得。」師便打云：「得不得？」云：「與密雲和尚同阬無異土。」師云：「那裏來？」云：「金粟來。」師云：「曾會過麼？」云：「將謂忘卻了也。」師云：「金粟來底會弄嘴。」云：「和尚從那裏來？」師云：「我不從金粟來。」云：「誰弄嘴？」師乃笑，云：「請坐。」養便出。
師至大溈同慶寺祖塔坐次，明維那禮塔來，師云：「禮者枯骨作麼？」明云：「將謂忘卻。」便禮拜，師遂起去。

一日普請擇菜，明維那云：「我要止靜去。」師云：「那裏不是靜？」明打師一掌，師云：「作麼？」明云：「那裏不是靜？」師大笑。
又一日擇菜，師喚傍僧，其僧不來，師云：「你不來，我要打你。」明維那即打師一掌，師云：「只說今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」明便歸禪堂。
師將入滅，預知時至，於癸酉六月三十日自敘行繇，嗣後不飲不食，危坐終日，脅不至席，凡見僧便拈拄杖，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復加詬罵。有遠菴吳居士來訊：「尊候如何？」師垂一足，士云：「弟子會也。」師云：「莫錯會去。」士畫一圓相，師踢倒，云：「正未知山僧腳跟在。」至七月二十一日，師拈拄杖示眾，云：「道得即與衣缽。」眾下語不契，師歎曰：「得人之難亦至如此。」乃命侍僧智隆持來源拂子，至大漈付養拙明監院。越明日正午，浴畢，書偈示眾，云：「痛舉鉗鎚為阿誰，可憐漆桶自狐疑，為伊結下來生債，五夜霜花開王墀。」擲筆斂目怡然而逝。

行實

一日，眾入室作禮，乞師宣述參履始末，啟迪將來以垂正眼。師三辭不已，乃云：「予蓋西安臨潼人，父任、母杜氏，萬曆乙酉四月八日生予，白光滿室。性不茹葷，稍長常樂靜坐，看破世間，一息不來四大皆屬敗壞，何況餘物？十六喪父，即決意出家，因母在堂，不能得遂。二十方得離俗，投五臺大嶺寺天齊師，薙髮師開示：『常令行住坐臥不離者箇。』後辭師到熊耳，禮初祖塔，值無言和尚舉：『僧問清源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源云：「廬陵米作麼價？」』予乃疑情頓發，自此衣單盡棄，歷年寒暑一衲，晝夜參究廢寢忘餐，登金剛臺立禪打餓七次。遇性空師同居僊人洞，一日予問：『如何是西來意？』空云：『石頭。』予疑情轉切。未幾同往南海，過虎跑，謁三空師，予問：『某甲要做箇出世底人，不知進步？』空云：『你如何曉得到者裏來？』予云：『特來請益。』空云：『智光一炤，諸妄自無。』即欲別往伏牛。到常州，復遇性空師，予問：『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』空撫桌一下，予忽有省，從前廬陵米價及石頭語，一時透得，遂作禮，同空復居僊人洞。空一日指雪問予：『如何日出便爾化去？』予云：『大用當前，諸妄自消。』後，空時常追逼，應機每多不捷，予自覺工夫不到，不得方圓，故決志上伏牛。入堂打七，至第六日，一足跕定，不覺神忽離身，從山門外離地丈許跏趺而坐，值堂主打一葛鞭，睹自己身面，瞥然復體，從此澄清，昏沈極少，惟湛寂境界極多，俱不準。

復進終南五峰巖，住靜三載後，住五臺禮月川師，從澄方律主圓戒竟，乃入楚，訪黃檗念師，因問：『師以何法接人？』念云：『有甚麼法？各家喫各家飯。』予見說道理，便辭行。到匡廬訪憨師，問云：『不用方便，請師指示。』憨云：『不可求道理，不可求玄玅，只要放得下。』予覺無宗門向上爪牙，乃造雲門參湛師，問：『蚯蚓一鍬鏟做兩段，頭尾俱動，未審佛性在頭、在尾？』湛云：『如人扇風箱，住手一時休。』予云：『此身壞時真性向何處去？』湛云：『那箇是你底身？』予良久，湛云：『亦未見得。』予云：『如何是和尚身？』湛云：『開口成雙橛，無言落二三。』聞本師密和尚開法龍池，徑往問：『大地無寸土時如何？』本師云：『你向甚麼處安身？』予云：『請師指示。』本師便打，予云：『進退無門時如何？』本師云：『無繩自縛。』予云：『請師去縛。』本師復打，因問予：『你在雲門有何言句？』予云：『某甲曾問：「文殊為甚出不得女子定？」湛云：「纔方出也。」又問：「罔明為甚出得女子定？」湛云：「何曾出來？」』本師云：『你作麼生會？』予云：『任他橫說豎說。』本師復云：『你喚甚麼作定？』予良久，本師云：『不是。』予云：『師喚甚麼作定？』本師云：『我且放尿著。』予云：『者到是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。』師便出，隨入云：『善財參遍處，黑豆未生芽。』予良久，本師便打。次日辭本師，到法藏寺閱藏，如癡如呆，只是放不過。因暑熱，移單至大殿佛側邊，一日忽然情塵脫落。癸亥春，復入雲門湛師處，令職後堂作教授。一日，湛師上堂召眾，云：『還有知痛癢者麼？』予向前合掌，湛云：『你那裏灑灑落落，我者裏咊咊哆哆。』予云：『香象伸頭回顧意，須知劫外有青天。』湛云：『若有路可上，更高人也行。』予云：『無行去處，向甚麼處去？』湛云：『你不知去處麼？』予云：『請師下座。』甲子春登通玄，復謁本師，呈三偈，其一云：『咦！全不濟，進得門來腳踹地，橫豎全無拄杖子，赤手空拳無柄蒂，箇消息，遇人喪盡目前機，天下老漢無處覓。』其二云：『出門好，得見兄妻叫阿嫂，暴地一聲紅線斷，舉足動步便是艸。』其三云：『不出不入是何宗，截斷兩頭空不空，灰頭土面不恁麼，遇著椎兒撞著鐘。』面呈本師，本師閱畢，云：『如何是椎兒撞著鐘？』予云：『請和尚看著。』本師便休。又一日，本師同予話次，驀申腳云：『你作麼生？』予以腳踢之，本師笑云：『未在，未在。』予云：『和尚道看。』本師倒臥，予云：『也只是困。』本師云：『你又與麼去也。』予乃禮拜。來日，予辭行，本師自撾鼓上堂，握拂子云：『喚作拂子則觸，不喚作拂子則背，不得拈起、不得放下、不得下語、不得無語、不得錯舉，若不錯舉，即分付汝。』予即連跳兩跳，云：『不要！不要！』師云：『猶是亂叫、亂跳，更試舉

看。』予轉身，云：『某甲去也。』本師乃付，予禮辭便行。丙寅歲，復入金粟省覲本師，安為西堂，復命首座。丁卯，予告行，往南京弘濟寺掩關，即今看來，冒寒暑於二十六年，涉程途於數萬里外，皆是顛倒夢幻、枉勞心力，又何堪挂齒乎？」眾各慶喜，禮謝而退。

塔銘

五峰禪師，嗣法於天童密雲悟和尚，溯南嶽、繇臨濟，當傳燈世嗣為第三十五世之嫡子也。師族姓任，長安臨潼人，降誕於神廟乙酉四月八日，蓮胎茹素、鶴骨出塵。二十歲失恃怙，薙髮五臺，從天齊師觀修靜業，法名如學，別字無為。晝夕思惟向上大事、了辦生死，斯心未安，決志行訪。始謁熊耳無言大師，即往圓戒於澄律師，止主律堂閱藏。復遍歷金剛臺、虎跑、伏牛、終南，行力深苦，死活數番，自得解粘釋縛。到黃檗、匡廬、雲門、徑山，還至參密雲和尚，於龍池深契法旨，推為師子兒，及從和尚入天台通玄，親承煆煉，屢臨血棒機不放過。依止未久，師辭行，和尚握拂云：「喚作拂子則觸，不喚作拂子則背，不得拈起、不得放下、不得下語、不得無語、不得錯舉，若不錯舉，即分付汝。」師即連跳兩跳，云：「不要！不要！」和尚云：「猶是亂叫、亂跳，更試舉看。」師轉身，云：「某甲去也。」和尚乃付，承受別去。其後省覲和尚於金粟。時崇禎辛未，師來主大溈同慶，斬石誅茅，僅蔽風雪，從學如雲，宗風大震，座下白足脫穎者，如養拙明公，師勉勵深重，使其苦節晦潛。癸酉出山，將行化於五臺，至金陵，為余集生中丞請說法祇陀林內，於時鼻孔遼天、吼聲六震，東南望為大法幢。無何自期厭世，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午示寂。先遣以手書入山，囑法於養拙明公，使主溈山，蓋自任一燈在溈也。師世壽四十有九，得僧臘二十九。越壬午，弟子郢素、復智等，依法闍維，函師靈骨奉歸大溈，養拙明公迎供建塔。癸未塔成，以不肖嘗瞻禮師足、竊附法末，養拙明公迺乞為塔銘，不敢深辭固陋，敬為之銘。銘曰：

明三百年，視為中古，龍象不行，山川蓁蕪。卓哉天童，遙被花雨，首度五峰，探驪編虎。爰命拄杖，復開劫土，潛淵抱珠，明月正午。海印密印，寶光值吐，出溈浮湘，應供天府。秋滿祇陀，迦陵不語，作塔溈山，玉歸玄圃。千巖萬壑，了無賓主，五峰巍然，中興法乳。

大明崇禎癸未年八月八日，羊城外史邑人，陶汝鼐拜撰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